

張文忠公文集

五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二

序

牧菴姚文公文集序

皇元宅天下百許年倡鳴古文財牧菴姚公一人而已蓋常人之文多剽陳襲故窘趣弗克振拔惟公才驅氣駕縱橫開闔紀律惟意其大略如古勅將率市人戰彼雖素不我習一號令之則鼓行六合所向風從無敵不比雖路絕海嶽亦莫不迎銳而開猶度平衍視彼選兵而陣擇地而途纒一再敵輒衰焉且老者相萬矣走羊

卷第十二

一

二十四見公京師時公直學士院每有所述於醺酣後岸然瞑坐辭致砰隱書者或不能供章成則雄剛古邃讀者或不能句尤能約要於繁出奇於簡江海駛而蛟龍拏風霆薄而元氣溢森乎其芒寒皜乎其輝燁一時名勝靡不鯁鯁焉自闕所有伏避其鋒而將相鼎族輦金篚幣託銘先世勲德者路謁門趨如水赴壑厥問之崇學者仰之山斗矣每往來江湖間贖餞宴勞月無虛朝二千石趨翼下風吟嘯自若巷陌觀者謂神君仙人嘗謂唐三百年其文爲世所珍



者李邕韓愈二人或所旣若市或酬金物門最
其凡論之公蓋兼有至其外榮達喜施與宏逸
高朗中表惟一年愈艾而氣節愈隆顧有前人
所未備然則公之竒佻瑰異者獨文乎哉公沒
之十一年當泰定改元江西省臣求所述於家
凡如千篇將板行世郎中賈煥華甫走書濟南
以文序請竊惟韓昌黎文李漢氏序歐陽公文
蘇軾氏序公與二子代雖不同要皆間氣所鍾
斯文宗匠振古之人豪也走何人敢於馬置喙
辭不獲因紀平昔所嘗得諸心目者姑副所懇

公諱燧字端甫仕至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
集賢大學士太子賓客牧菴其自號云

送田信卿上和林宣慰司都事序

余少聞和林漫不知爲何許及來京師得諸常
往者和林爲朔漠窮處地沍寒不敏藝植禽鳥
無樹棲而畜牧逐水草轉徙舉目莽蒼無居民
盛夏亦雪風則沙礫胥颺咫尺無所辨行者日
一再食惟馬漣禽炙而已夜則直斗取道以前
茫乎若迷者累月乃至驛置五十爲里六千有
竒 朝廷以瀕衝邊要往年 詔闢元帥府填

之又選貴胄者德衆蒞厥職而責任之專殆與
一行省埒今年春帥府都事闕選數輩俱以遠
辭於是堂掾田君信卿慨然請行或曰都事非
正負和林非內地子今掾蒲循所宜得固不失
一近縣烏用自棄荒遠如是哉君曰仕不心乎
國而惟倖一身之安吾所耻也或白執政遂優
而遣之及行同事咸祖德門外友人張某執
酒前曰今人於仕資格小不合意嗷嗷論列若
無以爲生旣遂或所授差遠輒稱疾託故以避
縱往不事事事事又不克竟者聞吾信卿其亦
有所愧矣大抵天下之事常患無非常人任之
得其人則難可易危可安曷可制而携者可懷
且今阻聲教者非他族別種皆國家所嘗股肱
手足視者第以厥初誅於邪說艱於卒改故自
伏於日月所不耀之地是豈異姓諸侯王怙強
逆命者比哉苟懷之以寬仁要之以信義無覺
其境而遲以歲月彼有不格者乎信卿嘗與共
事知其臨事有遠慮故敢以是語之意必不以
爲迂而糞土吾言也

送柳唐佐序

世皆曰官外者唯縣尹爲切民州次之府郡又次之譬則子於父母於大父母相距寔遠其情意寔隔以薄走獨以爲不然夫父母愛子固爲天性其或狠忍殘酷自戕所生彼爲大父母者將忿而謫之邪亦將縱其毒而莫之恤也苟縱而不恤則父母之罪小祖父母之罪大也苟怒而謫之使易其行則父母之恩即大父母恩也顧何隔遠之有哉嗚呼飢而啼寒而呼痾癢而爲不寧或肆於嬉而及於井或輕於出而途於迷此赤子之常也於斯數者而有一焉不於父母大父母咎之而誰哉故余直不敢以路尹爲遠民者此也友人柳君唐佐由章慶使司同知出拜懷孟路總管以余嘗職民於外過而求言焉切謂吏之於民親之如子是或一道故以是說贈之若夫唐佐之才若行詳見清河元明善序茲故不及

送郭幹卿序

余平生交游甚鮮性且不喜羗合非其人雖貴且富不以屑坐是零丁於世行焉而無伍倡焉而莫之和者二十餘年于茲矣至大改元始與

今右司員外郎郭君幹卿同拜監察御史先雖
識君衆中其所抱則未之知也迨共事憲府每
私相勗曰仕宦而至御史要莫甚焉平昔所懷
庶乎可以言矣於是凡朝廷利疚得諸聞見者
靡不言之其章則余二人必共議合署聯其銜
以上未來之禍所甘心焉事雖秘而不傳之人
君與余每言及之亦未嘗不慨然自許至於知
與不知則固有其所不計也雖然君由余而瀕危
隣殆余由君而垂斃虎口者亦云屢矣嗚呼使
當時萬一蹈禍則余二人尚得聯武青瑣以有

今日哉由是而論人之涖官臨事顧忌不前所
謂無閑得喪徒缺雅道者信矣君謀畫深遠常
欲的而後發而余也弟知職所當爾成敗或不
暇計以余之踈濟君之密所以不至顛覆者亦
未必不由乎此也雖然古人舉事未始不忠義
自將固不以幸存苟免爲智也忠則盡於所事
而無不言義則安於所遇而無不定若乃依阿
洩忍凡可保身固位者無有不至一旦事敗情
露罪延其家乃自取耳尚何人之責哉故由道
得禍君子不以爲辱而以爲福枉道得福君子

不以爲榮而以爲禍嗚呼之言也微吾幹卿其孰可與語此於其別遂序以贈之

送蔣府判爲道士序

異端橫中國釋爲甚黃老次之然二氏爲害綿千數百年而卒莫之夷滅者其故何哉蓋人所惡者莫甚於死而老氏餌之以長生人所好者莫甚於福利而釋氏餌之以因果上而王公下而閭閻丘民莫不篤信其說以爲敬而事之則能資福已禍今雖貧則其再生也必富今雖夭折則其再生也必年嗚呼是不知人之壽夭貴

賤皆命於天殆非佛老二氏所能移易況人旣死則其魂體俱離豈有能復假胎於人輪迴而再生之理夫男女相偶則人生焉鳥獸相偶則鳥獸生焉雖三尺童子知之信如彼說則人亦可胎而爲獸則獸亦可胎而爲人矣天下有是理哉彼爲士大夫旣不能以辭闢之顧徃徃爲彼所愚亦從而靡豈不深可惜哉前睢陽府判蔣君某性冲抑嘗欲超然世外以親老龜勉于仕者且十餘年近以親終遂弃妻子入深山爲道家者流將終其身諸公由賞其決咸詩餞之要

僕爲序切惟君平昔讀書達義理二氏之妄必
所素知今焉若是者其意不過倦游厭仕姑倘
徉泉石以休形息影夫豈樂彼無父無君之教
長往而不返哉昔張子房當漢之興棄萬戶封
願從赤松子游唐嵩高張隱君有文武才寄迹
老子法中以養其親槩以名教責之可乎吾意
蔣君此舉殆與彼無異恐議者覩其外而不究
其中故書此以冠篇首

送李漑之序

曩余謝太子文學數往來今翰長牧菴姚公門
時李君漑之從牧菴學白哲眉目秀髯鬚且美
類神仙中人後又得所述飄逸有新意問其里
則濟南父字和甫仕江南久余以同鄉閭喜甚
尋用公薦授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士夫皆賀得
人而余獨不見其以是喜者叩焉則曰洵親老
學且未竟將藉此奉懽歸以求吾所未至敢以
小有進畫其大耶余聞懽然曰子乃志是哉今
人甫執卷已心軒冕獲寸級輒泥土所業弃不
反顧者比比是子乃志是哉夫編脩官品雖居
八國史之事寔預焉選部執資考法比較甚嚴

君素無所階一舉而班諸太史氏在他人得之其自榮幸爲何如而子顧以爲不足欲歸以安親而肆力於學則其志豈淺淺爲丈夫者比哉雖然夫聖人之道闊遠高妙愈求而愈無窮非心專志確未易致之嘗聞諸師爲學當若濟河而戰必戕舟發梁焚次夷竈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如此始可以有得外陳編簡而內思鳴鶴雖於焉白首奚益哉旣之歸其以是勉焉則於親於師於知己庶有以慰其心且不孤其所望矣余與君同里在京師比居又相好觀其言則他日所至殆未可量於其行故敢以此勉之

孝子王善甫詩序

子孝於親在古爲常事肇王化旣邈或詠於詩或筆諸經或傳之史或表其門閭至近代爲尤異焉嗚呼世道隆殺可見已夫表一人之孝則舉族愧德矣表一家孝則闔邑愧德矣表一鄉孝則餘郡國愧德矣今人鼓之從史之猶患不力於善若乃較然別其所稱明其不足道中材以下鮮不兢決其防以濟厥欲則是爲一夫而萬九族爲一家而厲鄉邑爲一鄉而厲諸郡欲

俗之厚得乎哉或曰所以表之者將勸善懲惡
初無褒此貶彼之謂余曰夫權衡所以防欺也
不知權衡出而欺益繁盟質所以要信也不知
盟質頻而信愈寡自余貳禮部中外婦以節聞
子以孝上夫以義薦者充溢按牘目煩於披而
腕脫於署然訪諸人有勢取者有賄得者有表
甫植而陰渝其守者欲閣而不爲行則懼夫爲
善者沮欲轍其舊而不革又懼夫稔惡者無所
懲惟覈實詳別之庶得其人而不底於濫矣度
支監經歷李愿甫頃過余言其潞陽里人王善
甫事親孝親卒廬墓側終喪又築臺兆所而屋
其上圖袒父母父母容其中以時奉嘗其用心
亦厚矣朝廷表其門爲孝子諸公多贈以詩子
以我故幸冠之以序切傷古道之不能復而病
僞善以欺人者之多也故述此以貽之庶使彼
此聞而交有所警也

送王克誠序

士未嘗不志乎天下也亦非有志而無其才也
志與才兩有其所以不獲施者時不與焉耳時
苟不與雖聖賢惡乎施雖然夫水不必江漢然

後能潤物一溝之漑所及若不廣謂於物無益則不可也迹是而論士凡從仕中外者無曰崇庠大小苟有所效人有不蒙其澤者乎窮庇草茅可謂時不與矣行脩乎身善刑乎家化流一鄉一國則其所補亦豈細哉嘗觀自古名人志士遭時際運出而用世動焉則民從語焉則君聽其事業炳焉足爲天下後世法者莫不皆由薄於己而厚於民約於家而豐於公室舉天下利欲不能動其心之所致耳夫衣焉必華食焉必珍居焉必閎麗位焉而必高崇其爲心如是一

而曰我能爲善吾不信也虎豹熊羆天下至威之獸然卒肉於食皮於寢者驕氣盈而欲心熾也大抵義與利不能兩大義重則利輕外穠則厥中枯落此理必然無足疑者友人王君克誠端介有學守蒞官必求報稱耻齷齪以取容揚歷二十年厥間籍籍薦紳間妻子告貧敦然不以綴意居陋食菲裕如也蚤從關中蕭徵君維斗學故其志尚不卑凡若此嘗與共事其論議起余甚多近由禮部郎官出爲陝西行省左右司郎中位雖幕僚一省之務靡不預焉余喜此

行之足以有信也於是贈之以言

送元復初序

士所貴夫學者安於內不搖乎外而已用則經綸天下不以爲夸否則著述山林不以爲歎蓋經綸所以行道著述所以傳道其并沉顯晦雖若不同揆諸事業則埒也故士之處世進不欣退不戚一意義命鬻鬻然無如而不自得者灼於此而已矣大抵彼於焉不務急利而徇名所以傴傴於未得施施於幸成隕穫乎失狼狽乎退者比比是欲望窮達胥有所立難矣清河元

君復初蚤宦學江南富於觀覽文辭踔厲竒刻肖其爲人事有當言剖露無所蘊人以是重亦以是忌焉要其心無他也此由樞密照磨辟掾中書綽有才幹聲未再歲以微故去職略無所動即浩然挈家而南將讀書山林間弃其舊而惟新之圖嗚呼如君可謂善處得失者矣雖然人不歷成敗資分雖高其謀猷終不能底夫深遠且天將玉人於成其顛頤頓挫有所不能免孟子所謂空乏其身行弗亂其所爲者信矣吾恐復初此行非惟不能深藏久遯將因是反得

厚其所養而趨其所未至他時挾所有而復來
則赫赫于時若非予其誰哉館閣諸名公咸詩
餞之友生張某寔爲之序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五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三

序

送堂邑忽哥赤宣差序

凡今爲令者率病監縣非其人刻心撓法盛氣立威陰嗾同僚使日以私聞甚則飛讒語以怒上官滋厚息以與民市令一搖手則沮遏百端才者弛於承宣庸者甘爲所壓而無所於訴此厥今州縣之常而天下爲令者之通患也走嘗聞而私陋爲令者不通無術乃尔大抵人非木偶疇無良心莫猛虎狼卒使弭耳下人者得其

制之之術也夫馴賦莫如仁格邪莫如正治僞莫如誠允若是雖秦越之人亦不吾梗是豈宜獨咎監縣也哉始余授堂邑除訪諸民僉曰監縣公忽哥赤德人也凡三爲邑長未聞有辭同列間旣共事見其祥容遜語恂恂樂易政不主已惟是之從余由是大異焉蓋君胄出名閥戛豪習而敦尚詩禮又過許余爲才而敬信之凡藥吾疹磨吾玷相吾瞽者繫君之力爲多議者獨歸美於余過情甚矣茲因北上故不敢掩其善而掇實書之庶俾凡爲監縣者聞之有所

矜式云

送諭仁本序

往年赴 太子詹事丞召舟次通州諸公來見者僉言清江儒士諭仁本殖學好古文疑疑焉其有立也循循焉其有恒也與人交愈久愈益恭遜切嘗求師家塾歷年弗得遂侶著作李君概之奉書逆而館之于門者盖有年于茲矣初余待罪叅議省事僅逾歲即辭歸築別業歷城華鵲邨爲園池亭榭自娛如是者凡二年而仁本來仁本雖未如走之倦游厭仕察其意亦若

悟世幻而褰裳林壑者余旣喜得閑又喜得仁本相追從每辰之良濯清流庇深林談經論道自爲天下之樂無此加者不特仁本忘其身旅數千里外雖僕亦不自知其齒髮之邁而山林之爲枯槁也今年秋仁本愀然謂余從先生游年久凡所以闢茅塞厲駑鈍者無虛日僕雖終身事先生庸敢辭第立之親老日有書趣其還願一言終惠敬佩服之則與恒侍几席也無異矣余聞外雖諾其去而心終不能釋然夫父母之念其子固人情同耳投老而得良朋旣會而

難於爲別者獨非人情乎哉雖然仁本行矣夫古人之於學非必親炙其人求其道而已矣得其道斯得其心得其心則形迹遠邇有不必論者况聖人之言燎然方冊直患好之不篤思之不審而持之不堅志苟立焉雖千載之上若聖若賢皆可親炙若乃弊弊於俗學挈挈於科業忘其任道之重僥倖一第以華俗詡衆則余之望於子者邈矣大抵天爵之貴世俗所易君子則重焉人爵之貴世俗所驚而君子則有所不屑雖然抑聞仁本之親年亦云邁朝夕冀寸祿以華其門者亦勢所不無嗚呼使其知道義之榮有非晉楚所能彷彿則今茲仁本之歸雖不佩六印懷千金而其胸中耿耿者詎不足以光里閭而增重所天也哉於其行故余序而及之旣以慰其親又以為仁本勸仁本其勉旃

葛推官平反詩序

獄無小毫釐或爽死生異焉三代民物淳直罪疑者鮮聖人猶曰欽曰恤後世返淳爲醜俗日以下所在狴犴充牣黷焉而莫辨抑焉而罔克伸者十且七八嗚呼任厥事者亦确确其難哉

聖元以仁覆天下州縣之獄皆長官領之慮其
或未悉也於路又益官曰推不敝他事俾專職
焉代則 朝廷等威其績而陟黜之然非智足
灼微才猷周密能權時宜者不輕畀今戶部主
事葛君雲卿一日過余言其為推官於汴也嘗
錄所上囚有孫秀者由出徵客負不肯償褫其
衣以歸客誣以強劫聞有司執孫掠服某人因
登舟偶蹶水死或謂舟人以計殺之承告者遽
為然以刑實其獄切疑其偽皆平反之又有李
氏牛蹊人田田主牽歸家牢之欲白縣其人恐

先以田主為盜牛聲之官遂當田主如律切察
諸隣事遂白馬其姓者夜踰垣某家有所私為
其家殺之妻以仇告獄已具每使者臨覆重其
刑莫敢異退即歔歔飲泣余即泣所詰之乃吐
實竟從赦免若是昭雪者不一走聞而嘆曰使
天下職獄者皆雲卿輩則垂斃而生已甯而出
既灰復燃者寧無有耶夫古人治獄不迹之必
而惟情之度初無疾頑幸禍之心也今夫赤子
及井盲夫失途雖甚賦者無不憫焉彼蚩蚩之
氓奚其異苟一聞有犯盛氣以胥之峻辟以繩

文巧詆以中之吾見其茹枉死於非命者
接矣仁人君子其忍尔耶大易有之君子
政無敢折獄書曰惟良折獄葛君有焉
其言尚俾世之官獄者知所法

和陶詩序

春秋列國諸臣往來朝聘宴餞及會盟
往賦詩以見志然所謂賦者乃引古詩
或卒章斷文取義未嘗出己意爲之于
人於詩初不必自作然後爲工也詩且
矧肯和韻乎蓋詩之酬和始於唐盛於

爲尤盛焉然唐之和者猶不拘之以韻
之嚴者無過於宋語雖工則其去古也滋
詩本以陶寫情性所謂在心爲志發言爲
拘於韻則其冲閑自適之意絕無所及惡
爲陶寫也哉余嘗觀自古和陶者凡數十
東坡才盛氣豪若無所牽合其他則規規
政使似之要皆不歡而強歌無疾而呻吟
此君子不貴也余年五十二即退居農圃日
所事因取陶詩讀之乃不繼其韻惟擬其題
發已意可擬者擬不可者則置之凡得詩如

十篇旣以祛夫數百年滯泥好勝之弊而又使後之和詩者得以揮毫自恣不窘於步武春秋法大復古則余之倡此他日未必不見賞於者云

序菊

諸花中獨愛菊非矯情襲陶之高之潔而夫菊之種甚繁花若色亦不一葉雖荏苒然隨其花而爲狀亦不同味則似苦而甘以輕體延年者無分黃白紅紫朱則一黃爲菊之正色然黃之中又有所不一

焉有濃者焉有先黃後白者焉有黃白焉其他或紅或白或紫或朱者亦如之師傳有黑者由未之覩茲故不錄夫色他花亦或有然者若乃花之不一吾惟焉且五行之氣播爲萬物其精英之餘竒卉陰陽一噓而滋榮陰陽一吸而掣也獨能於掣斂之時揚芳吐秀又能狀蕪之此其所以爲尤竒也歟夫牡丹花品也然其花止如其名菊則有桃花若者薇若者有垂絲海棠若者有齒齒芙蓉若

者枇杷荔支牡丹若者木香荼蘼棗棠若者凡若彼者亦不一至其生也雖有疎密脩短小大肥瘠之不同大槩皆叢而不樹最余平昔所見率不越二三尺蕭穎士謂既低其枝又弱其幹者其爲叢蓋自古然也其強之以爲樹者纔近年見之嘗聞園丁言菊一叢可折數十本一本則斡其橫枝掇其傍蕾惟餘數萼若然則花之敷也廣徑可三寸許其孤高可以丈餘由無庶孽以切其氣故也余聞哂且詰曰審如是則焦僥去其手亦可使如古防風氏乎園丁亦哂而

不荅後余宦京師於宗人張儀之家見盆植六七尺強者其名勝金黃驚詢之語如園丁旨其家又云此猶非高者苟巧於摘剔工於矯揉勤於膏沃專於護持有踰尋丈者余雖懲前詰之誤然質諸古人之辭參以平日所見其心終不深信及致政家居於張智甫家見文五有竒者花殘紅名醉楊妃余謂菊爲高人勝士重者以耿介特立不與凡卉伍也庸可以亡國嬖孽自之因易曰傲霜春主人甚偉余言繼而於姻親吳彥清家見彷彿二丈者名御愛黃二花皆植

陶器中高則高矣然其花止五六且居其顛余
又哂曰使淵明觀之則必矯首引領踵爲之虛
而背爲之仰矣雖欲采落英以杯之恐不可得
聞者皆爲粲然因思草木非有古今之別也然
昔者殺而今焉隆昔者叢而今焉樹者何也蓋
群彙囿生大化之中氣升降而物亦隨之理勢
然也况古人厚而今人薄古人約而今人汰古
人朴而今人機且巧爲彼物者惡得不與之靡
耶嗚呼嘗聞申包胥人能勝天之言爲太過今
以是花觀之則申公之言爲有徵矣雖然夫菊
鍾秋肅殺之氣以生蓋其性本貞切嘗引之以
况壽者惟貞也故密可使之疏焉短可使之脩
焉小可使之大焉瘠可使之肥焉若乃霜之風
之不爲變易摧落者此則人所不能爲也蓋人
所能者末也其所不能者本也本於天者貞而
人從而脩之則其益茂益長也又奚訝余於是
得養生焉故叙之以示與吾同好者

衛聖編序

自孔子沒千數百年諸儒及異端冒爲辭以夸
詡後世者不可選紀初學或不能別徃徃謂聖

人誠有是言或援以釋經或舉以誨人或施諸文字以證已見戴白之儒有轍訛軌謬亦不悟其非者切懼夫鬼目之亂芝也武夫之亂玉也稂莠之亂苗也桑間濮上亂雅樂也遂因講讀之暇稗諸子所嘗假託者以類辨名其編曰衛聖若夫老莊申韓佛氏之書與吾聖經白黑較然則其所稱有不待辨而知者惟左氏荀子及秦漢以來諸儒則不容嘿焉蓋彼去聖人未遠後世又以學術之正躋諸從祀顧其言乃尔詎不誤天下后世也哉今人有妄增損君長言者

尚以罔上不道見斥於良有司况冠圓冠履句屨以儒自名者庸可坐視聖人之言為諸子所濁亂而不為申別也哉且聖人之言雖曰難知然其辭旨微婉若大羹玄酒清廟之瑟味淡泊而音要眇與彼賢者之言固自不同而或者見其出自大儒即從而尊之信之略不敢致疑於其間嗚呼此衛聖編之所由作也夫不得聖人之心必不能知聖人之言不得聖人之言必不能知聖人之事今乃加聖人以未嘗語之言誣聖人以未嘗為之事苟有所見其忍不為聖人

直其屈於千載之下耶昔揚子雲非聖作經議者謂猶吳楚之君僭號稱王以僕之愚輒疑人所不敢疑詰人所不敢詰任人所不敢任雖若隣於僭誕然俾讀是編者不惑於鬼目武夫稂莠鄭衛之邪目一擊而知此爲靈芝爲美玉此爲良苗此爲雅樂其於聖經賢傳未必無絲毫之補云

歸田類藁自序

文章天下難事自昔耗精殫神以斲立言而迄泯泯無聞者何可枚數嗚呼奚作者夥而傳之

於今者不多見耶余蚤嘗從事焉筮仕來益知非易欲中輟未能問雖搯觚弄翰第因事寓懷及應酬徵索而已初非有心班古人甲當世以圖不朽之傳也歷年旣久所述寔多頃因退休家野出而錄之凡得詩若賦若文若樂府九百餘首岐爲四十卷名曰歸田類藁櫃而藏之用示張氏子孫使知吾家亦有嗜學勤文墨如僕者庶因而有所觀感興起增光其前詎不愈於貽貨利以愚子孫者乎恐或者訾其不火而存之故自列其所以然於編首雲莊老人張養

浩序

送蔡天祥之般陽路儒學正序

士之貴賤顧其行之何若爵之有無不列也何謂行子焉則孝宗族焉則仁朋友焉則義以信或任之事則必殫忠罄力而後已嗚呼士而能是雖身韋布廬草茅吾未始不見其曄然簪組之輝奕乎棖題之崇且麗也故古之人有被褐窮處而天下以公輔斲者如八顧八龍八及之類蓋其德具於身而時論不迫輿望彼屬雖國家有不可攸者繇是而論則士之爲士果待夫

位然後爲顯耶彼中無所存要軒冕以詡俗假貨財以潤屋雖曰貴且富焉吾未始不爲墻間之乞市中之攫禦人於國門之外也然則二者榮辱優劣詎不灼然易辨也哉所以君子之學惟務矻矻乎內凡物於外者不使入其舍而爲吾之擾苟於焉未竟崇虛飾於雕虫篆刻之末一旦納之繁而責以事譬猶策枯以扞敵棹朽以濟海是自趣其敗與溺也尚何功之可冀哉鄉士蔡君天祥性炳烈有爲雖囂處市廛其氣恒振厲無所沮天分旣高又濟以學余每見之

未嘗不偉其所守惜其未展試於世比授般陽
儒學正較且有日過余綽然亭言別余曰函牛
之鼎烹小鮮剗犀象之刃刺鼯鼠在君固無所
愠尚論人材者獨能無槩然矣乎雖然自昔用
不滿能俯首於么膺之任者則亦不少以夫子
之聖嘗爲委吏祿以代耕所繇來久然亦豈足
害其良貴哉况君太夫人年且八旬不擇而仕
斯政人子所當亟圖者欣然而往其孰曰不宜
茲因徵言於余故書此爲贈而不敢固陋辭泰
定青龍丙寅陽月五日齊東野人張養浩序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三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四

記

李平章還山亭記

辯章秦國公早以儒術事

皇上潛邸從行中外且二十年格論嘉猷所以
開廣天聰封植國本陰毗治道以斐以迪者
靡遺餘力皇慶改元

上以耆望舊學既相之省又公而國諸秦未幾
又承旨翰林不再年授一品之職者三其睿眷
隆治有國儒臣鮮有儷者公自以布衣致此懼
弗克任數請致政休居

上弗爲允遂於上黨先塋距數百舉武某山之
陽構亭曰還山志其退也或曰士方窮處其志
未嘗不欲用世今秦國公

天子大臣兩定內難不可謂道不行軍國重務
奏無不允不可謂言不聽夫人臣亟於退者不
越遠讒避禍二焉耳矣蓋讒不必遠當正身率
物使讒言無隙之入爲可法禍不必避當殫誠
爲國使禍患不自我作爲可師允能是則廟堂
之高與山林之邃也奚其異僕曰之言也固臣

子律已之上策然聞之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
能善作者不必善成所以自古明哲之士審機
隆盛而戒進於滿盈初非藉以自全蓋陰陽消
長物理人事之自然者也嘗見史籍所載勲高
位重者國家一旦顧遇少不及悻悻其色辭彼
不自訟夫已之昧於去就乃橫生怨望卒之罹
尤逢殆使君臣之間胥失不能善厥終者何可
枚數况一治一亂固由人事究其本言之要亦
有數存乎其間聖人不語及者蓋恐國家有所
倚而不力於治理故也彼曰吾留則治吾去則

亂又曰容有少俟皆燭理不明信道不篤自治
不勇有所牽習戀嫖而然復有一蹶仕途求田
問舍絕口不及人或勸之非惟力拒又從而銜
入骨髓嗚呼其樂然受之而踐之者幾何人哉
嘗謂山林之樂造物甚靳而不輕以畀人苟非
其人雖見留於暫終必假軒裳以去之以是知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必福德俱盛者可以填服
於是或者造然失容曰有是哉吾亦從此反躬
求吾稅駕之所矣會公命記還山亭故槩括其
言而書之以獻

堂邑縣警宵樓記

堂漢陳午所侯邑午尚武帝姑竇氏封館陶公主與堂隣壤由漢而下皆縣焉或謂堂故隸毛州毛廢隸博今東昌是已

皇元有天下若州若縣差以上中下而以堂為中然戶羨事殷常為他縣劇大德己巳春余由堂掾出尹是邑剔蠹薈莠閱半載民乃帖然他日劭農會通鎮長老遮馬言茲鎮介二漕渠曰臨清曰會通實朔南轉輸喉咽處民盈四千有奇遠邑治百里遠豪猾宵聚不逞隨發隨逸弗

三十四

卷之六十一

三

懲將熾於是檄所屬捕盜官議僉謂戒夜莫嚴更漏然非樓無以溥其聞向也亦嘗及之第卜未定今其材具在遂胥地會通渠北為樓兩楹二阿廣丈崇倍今集賢大學士張孔孫扁其額曰警宵且走書請記走也承賈邑長誼難他辭切惟官無卑循其分足以忠國事無小祛其弊足以惠人夫夜士夜禁在周官已有之雖近代亦有以更漏分明覘政得人者是殆不可蔑為末務也且恒人之情多措於昭昭弛於冥冥觀隙則欲生值防則勢沮彼徒知白日攫金為可

禦殊不知奸宄之生暮夜者爲尤甚焉噫自道
湮俗潰有司不知爲民遠罪惟密其網待之所
以習尚日偷赭衣載路非民利災樂禍彼牧者
盖有以使然也嘗試徵諸父母之育其子惟其
愛之誠故億無不中教之至故慮無不周若乃
一切不恤而惟荆楚之臨將見子曰以離而鞠
育之恩隳矣今觀捕盜官史周二君此舉其有
見於茲歟志有之天下之善不必已出故余所
然贊其成併述其事若此史君國人名脫脫木
兒周君名汝賢字其濮之館陶人以其年八月

秩滿今蘭君才卿實代之皆精敏克張厥職云
甘肅行省朔建來遠樓記

維昔聖人之有天下畫九州規五服惟內是理
而外之庭與否弗校也肇嬴秦反古自帝欲籠
有八荒於是耀武邊陲者始無虛歲迨漢興武
帝尤勤遠略臣下旣弗克正又吹波揚瀾以侈
厥欲若唐蒙張騫司馬相如葦植功一時而蔓
禍千載下魏晉隋唐爲尤甚於戲已之未盡惟
人不禮不禁之讓邇之未悅惟遠不王不臣之
攻以是持心宜夫怨構兵拏厲無有紀極也我

世祖皇帝前者無非堯舜禹湯治天下大經大法三代以降皆無所及其與橫渠先生所對若出一轍厥後力辭執政出教國庠未幾竟以疾去而潛齋先生之於魯齋則又且師且友者也其道合氣同相與維持人紀左右斯文發明正學功於聖門均爲不細大抵世非無儒也而克繼道統者少人莫不學也力行其所得者難嗚呼使後之用世者皆如三先生之正學不雜吾知雍熙之俗有不難復雖然三先生之道雖不能盡行於時觀其著書立言窮探聖賢隱微言外之旨以詔後世以繩前人其視富貴一時者豈真相距霄壤此平章趙公所以肖像立祠率一方士子歲時瞻仰奉奠者其意豈不曰他時諸生達而在上則當視三先生之事君窮而在下則當視三先生之處己若乃於焉不務惟事虛文以爲規取仕進之計是則三先生之罪人也故不敢不預爲諸生告之

勅賜成都紫巖書院記

綿竹廣漢屬邑北達邑二十里爲岷山之麓隆然復起者爲紫雲巖宋南軒先生張宣公拭故

居也餘皆蕪廢惟讀書堂遺址在焉今光祿大夫行四川省平章政事公世延察判雲南憲司時秩滿過蜀偕同官却如困起其廢以為書院其讀書堂則沿之為祠先生之像而未遑也後公為憲

俸以先且里賢

以昭其

遺烈公

心從合

力以相

燕居堂

及先

川儒學

提舉

焉若負

未庚

事而提

舉彭叅

須成于

戊午之

者二百

有奇

不具其

先聖燕居

顏

坐應圖合

禮其制度甚詳規撫

所有臺巨圖

之以聞詔勅額曰紫巖書院公喜其完過以

語僕併命記之向以掾屬嘗佐公於臺於省誼

若臣辭於戲夫事固有世所通忽識者不敢後

人為不切大賢君子謂興世教有所關是殆難

與囿於淺レ

蓋自聖人道

忘已

所守

子

正教

日宣

往諸

公起

歸又

傳

是

邑

有以

繩

之教

人

於焉

灼

侯之

大

復天

雲莊類書卷十四

九

下

知已

夫

先生

所

大抵

物

生之

居

不能

復

致彼

如

然走齊

產

雖聞其

山川

顧今乃

獲

我者也公

字子敬累任臺閣有聲觀其孜孜於學則餘者可概見云

安西府咸寧縣勅建霸橋記

霸橋者堂邑民劉斌所脩而圖之者臣下歸美之義也初斌業輪輿嘗遊關中還偕二客道霸上水卒至一死於溺一幾殆而斌獨先濟因叩天自誓吾不橋霸者如此水至語其家無不仁其心難其事斌曰吾不死何難爲子辭親廬霸上以所業易材於人人誼其爲皆倍酬之不給又募工采諸秦隴諸山遂於故蹟少西七十舉

武醜渠以殺湍悍夷阻以端地一下銳木地中而席石其上然後累石角起高仞餘若門而園其額俗謂砮者一十有九先嘗爲九砮水來不能制至是始益其十砮廣一丈其隙則錮以銅鐵經軌三途中脩輦路欄檻柱礎玉立掖分柱琢以後猊於上合柱凡五百六十橋兩端虞其峻甚又覆石各八十尺礧甃瑠飾殫極諸巧袤四十丈廣如干崇如廣而省三文隆然卧波若脩帶下飲過者莫不駭異嗟訝以爲永世無窮之利至元三年肇功潰成於二十五年石以車

計者五千木以株計者二萬五千灰以石

計者銅鐵以斤計者五千二百五十

始卒輸輿之酬不列也生息平

章政事橋梁一脩

乃有司不一

應民將謂之

會行省輟而斌不

懈益百

朝廷驛一

入對大二

旨凡有五百緡

詔近臣五百緡

皇子安楮幣五千緡合前後

賜凡三京師且為近侍言

安西始地前代有天下者若周

聖上疇昔九旒地腴戶羨非他郡比橋

若秦若漢唐皆嘗成緊國家之力斌何有焉

必稱是為宜今幸乞文諸石以詔悠久近待以聞

上曰此斌功也乃勅尚書省下翰林國史院為

翰林國史院為

辭臣其忝當執筆謹按霸水出藍田谷在京兆三十里古爲滋水周太公望所嘗漁者秦穆始改今稱其水西北流道銅公水經二谷合渥及荆而北會澹水入于渭橫絕秦雍要途逮天連兩濟者多水死而斌實嘗躬其害者嗚呼向使斌不歷霸水之險國家不知斌矢心之誠則斯橋獲成者能幾不避其難而決於必創所以跋涉三千餘里不爲遠綿歷二十五年不爲遲利貽後之人不爲功見褒九重而無一毫覬覦榮寵意人斌若者詎多得哉切嘗又攷夫自昔

帝王之靖天下文納猷謀武輸威略英魁豪異所至景從微而賈豎蒞蕘苟有所挾亦莫不奔走而願爲之盡蓋天之所與人必從之理勢固然有不待威脅利誘者我國家集天景命奮迹朔方神應人叶明良胥會內焉若是田野可知周詩所謂中林武夫莫不好德者以斌概之誠不多讓雖然一橋梁之功其成與否固不足輕重昭代所可書者野人有澤世利民之志朝廷無沮善媚功之嫌下歸美于上上推功於下其忠厚雍遜之風藹然殿廷之間而汪濊乎

仁壽之域雖曠千百載猶足使人奮激興起其
爲勸善庸有既乎視夫季世之君不能示之以
廣至與臣下角功爭能者豈直雲泥霄壤哉夫
斌以草澤匹夫挈寸能自效

聖天子猶遇昧如此矧剖符疏爵爲國家樹大
勲建大事者乎蓋嘗迹是以思吾

元所以有天下者仁以裕民誠以孚下善焉即
錄用罪焉即誅夷其獲臣妾多方冠冕百代基
萬世治平之業者有以矣夫故臣直不敢以區
區木石之觀夸示西土而具述

聖人寬仁大度鴻休盛德尚穀來世云

長山縣廟學碑陰記

我元有國百餘年

聖聖相承咸右文治大德十一年

武宗皇帝嗣祚增封

先聖大成至聖文宣王頒詔天下御史言國朝
崇秩斯文近古未有宜勒石列郡廟學以永休
命丞相允其請長山縣爲盤陽屬邑其監縣某
尹某洎寮宥相與駿奔共事旣集乃走使京師
謁余以識厥盛臣某伏惟吾夫子之德如天不

可繪畫故薦紳之士每難於言敢以國家興學
育才者粗及一二

世祖皇帝統元之初首以覃懷許文正公衡司
鈞政府

聖意若曰儒貴踐履違本則來匪朕攸庸當時
學者翕然尚德則口耳習

仁宗皇帝以唐宋之舊而新
之具見

明詔

前五

謂六貫矣

官字井類字六四

四

抑不

歟且先

正

世

四書以

為

人倫日用以為雄

文

篇詞章之習然而

所以獲從

耶諸生試以此求

之

國家

民之盛意庶無負矣觀者

毋以區區之見

迂是所願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四



